

日本大陸政策的成長與變質

梁敬鏡

作者按：本文是一篇演講詞整理出來的，講時未備綱目，經過吳平先生的追記，纔有此一篇略具首尾的寫述，合綴數語，以誌謝忱！

所謂日本大陸政策，只是日本國力向亞洲大陸發展的一個變名。這和十七世紀以還，英國國力向歐洲發展，是同一的歷史過程。歐洲大陸因為有個強盛的法國，英國大陸政策遇到抵抗，只得改向海洋方面發展。於是非洲、亞洲都做了英國大陸政策的尾閘。亞洲大陸因為沒有一個強盛的中國，日本大陸政策不會遇着有效的抵抗，於是愈演愈烈，由中國的東北演到東南亞的共榮圈，更由東南亞共榮圈演出太平洋的戰爭，日本大陸政策也跟事態擴大而不能自制，進與亞洲大陸以外的國家為敵，釀出東京灣密蘇里艦上降伏的悲劇。世人每說日本戰敗，大陸政策應負責任，我檢討史實，覺得日本之敗，原因不一，如只就大陸政策而言，她是敗於大陸政策的變質，而非敗於大陸政策的本義。

構成日本大陸政策的因素，可分：國土、人口、經濟資源、國際環境來說明。日本是一個弧形的島國，東隔太平洋和美國夏威夷群島相望。西南隔日本海、黃海、東海和俄國西伯利亞東濱海省、中國江浙兩省相峙。北部北海道以宗谷海峽及根室海峽，與庫頁島、千島群島為鄰。南部九州，北濱對馬海峽與韓國相對，南與琉球群島為鄰。她的國土包括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

合併計算，不過三十六萬餘方公里，吞併朝鮮、琉球、臺灣、南庫頁島以及太平洋德屬各島嶼之後，增至六十七萬零一千方公里，幾超過本土的一倍。迨至密蘇里艦上投降之後，她的版圖又重縮到三十六萬餘方公里之內。明治大帝的基業，算是被昭和軍閥完全敗盡了。

日本人口由明治初年之二千七百萬，增至九一八事變時代之六千三百五十餘萬人，每方公里密度雖不算低，然而也不算太高，但她却以爲人口無處容納，只好把別國——中國——的土地，來做她國民的生命線！她的資源頗爲貧乏，煤、鐵、石油出產甚少，米、鹽也不能自足，要靠外來輸入，她的一切經濟條件都不夠做世界第一等國，然而日本政府和國民却都有志要與一等強國角逐，稱霸於東亞。

國際環境更覺微妙，她的四鄰，除琉球與朝鮮外，版圖都比她大，也都比她富足，她不甘居小，而又嫉妬別國的富庶，所以時想搶奪，搶奪的結果，一八九五年打败了中國，一九〇五年戰勝了帝俄，一九一〇年吞併了朝鮮，於是她認爲大陸政策是她開疆闢土的方略，就希望到處推行了。

然而她受到了圍阻了！這圍阻不出在她的近鄰，而出在她的盟伴。原來日本鎖國政治，自一八五三年被美國海軍提督柏理（Periy）打破之後，她學習了西方文明，也沾染了西方白色帝國

主義，她的國際地位雖然猛進，而在白色帝國主義陣營中，究是後輩。朝鮮吞併之後，她的大陸政策是以中國爲對象，然其在華推行大陸政策，則處處碰壁，東三省方面的推行，遇着美國門戶開放宣言的阻擋，山東青島方面的推行，受了英德力量的遏制，長江流域是英國勢力的禁區，雲南、廣西是法國勢力的圍地，就是蒙藏、滿洲，也處處擔心到英俄的干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先後訂立，她更感到手足束縛，動彈不得，眼看偌大肥熟的中國，動亂相尋，而她不得過門大嚼，她的煩躁和鬱悶，是可想見的！

因爲有了上述「後輩」的限制，日本元老、內閣對於大陸政策的推行，就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慎，民國二年巴林親王事件，〔註一〕民國五年朝陽坡事〔註二〕，雖都可以列爲事證，然而最切當的證據，還是日本參謀本部密藏武庫的「帝國國防和用兵方針」的文書〔註三〕。原來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結束之後，陸軍元帥山縣有朋和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鑒於日本既結了中俄兩國的仇恨，又招了英美的忌嫉，三國干涉遼遠的餘痛未消，各國聯手的威脅可懼，爲國家百年大計起見，曾製就日本未來戰略數則，奏准天皇，列爲兵典，那戰略就是將歐亞強國，分爲假想敵；按其敵性的深淺，定其交戰的等第。照當時計議：日本的假想敵，帝俄居第一位，美國居第二位，英國是

同盟國，中國國力未充，都不在假想敵之內。山縣、東鄉們，自覺日本國力與任何一個假想敵作戰，都可獲得勝果，如與兩個假想敵同時作戰，勝負公算還可相等，如與兩個以上的假想敵作戰，則日本必敗。因此他們議定：日本國防公式，應以避免與兩個強國同時作戰為鐵則，這鐵則經過後來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的改訂，假想敵次序雖有數度變更（美國第一位、俄國第二位、中國第三位），而「不與兩個假想敵同時作戰」的基本原則，則仍無變動。

但是到了昭和時代，這軍略和策政都變動了。我們回溯昭和時代，關於日本大陸政策的推行，至少造出十大事件：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皇姑屯爆炸張作霖事件。第二次是一九二八年濟南出兵，殺害蔡公時事件。第三次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事件。第四次是一九三二年中日瀋陽戰爭事件。第五次是滿洲國傀儡政權成立事件。第六次是一九三三年山海關佔奪事件。第七次是同年塘沽協定事件。第八次是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及華北自治、冀東獨立事件。第九次是一九三六年綏東百靈廟戰爭事件。第十次是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這十次事件，雖然大大地暴露了日本野心，震驚了國際，但我們一檢事實，則知道沒有一次是根據日本國策來幹的。皇姑屯事件，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的陰謀（註四）。濟南事變是酒井隆中佐的謊報（註五）。九一八事變是關東三羽鳥和神田正種的合謀（註六）。瀋陽戰爭是駐滬副武官田中隆吉的詭計（註七）。滿洲國的溥儀，是經過坂垣和土肥原的綁票（註八）。

山海關的佔奪，是鐵路守備隊長落合甚太郎的獨立行動（註九）。塘沽協定是永津武官的主謀（註十）。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華北自治、冀東獨立是關東軍和天津駐屯軍的合演（註十一）。百靈廟事件是關東軍參謀武藤章與田中隆吉創立蒙古國的秘謀（註十二）。就是蘆溝橋事件，也是參陸兩部少壯佐官和關外幕僚互相構煽導演出來的事變（註十三）。這一連串的發難，不但內閣沒有預定的作戰政策，天皇沒有御前會議的決定，就是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之間，參謀本部和陸軍省之間也都沒有一致的主旨。這如何可算大陸政策的推行呢？大抵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的「日本帝國國防方針用兵綱領」（註十四），或者可以算是昭和軍事政策的開始，但這綱領係以美、蘇為主敵，以英、中為次敵，同年八月參謀本部的「國防國策」，又明白定出北守南進的機略（註十五），以取得東南亞領導權與西太平洋制海權為主旨，則其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包括海洋而非僅限大陸了。

日本參陸幕僚似乎早就不會把日本未來的國境限於大陸之內，有名的田中奏章（註十六），早就說過「要征服世界，就得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就得先征服滿蒙」。由此可見征服中國的大陸政策，不過是日本征服世界海洋政策的跳板。一九二二年宇都宮太郎大將病榻彌留時，命他副官土橋勇逸招喚荒木貞夫（一九三二年陸相）來前，在東經六十度與一百七十度之間劃一粗線，他說：「這是你們一代應該努力的日本。」（註十七）這粗線北自西伯利亞全部，南及中國、印度、東南亞、澳洲、紐西蘭。其後橋本欣五郎創造大東亞共榮圈（註十八），也將日本未來掌握的區域，分作兩種：第一種是日本的屬地，包括海南島、香港、東南亞、蘇門答臘、婆羅洲、錫蘭和印度洋沿岸。第二種是應受日本指導的國家，包括中國、滿洲國、緬甸、越南、菲律賓、阿富汗、暹羅和爪哇。我們據此資料，自可證出昭和軍閥的政策並不限於大陸。

不但大陸政策在區域上發生了變化，就是國防用兵也變了。山縣、東鄉曾經指出日本萬不可與兩個以上假想敵同時作戰，而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國防國策」及同年八月的「國策基準」，却都暗示如果情勢必要，日本也不辭與中英美蘇同時作戰（註十九）。迨至日德防共密約和三國軸心同盟訂立之後，日本國策更是併力於海洋攻勢，遠非大陸政策原始的規模了。

大陸政策的變質，日本是幾乎經過國內大革命的過程。自一九三〇年五月「一夕會」開始（註二十），經過「櫻社」組織（註二一）（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月事件（註二二）（一九三一年）、十月錦旗事件（註二三）（一九三一年）、血盟會事件（註二四）（一九三二年二月）、五一五事件（註二五）（一九三二年五月）、神兵隊事件（註二六）（一九三三年七月）、生徒相刺事件（註二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二六事件（註二八）（一九三六年二月）。由陸海軍低級佐尉的秘密組織，擴至社會極右翼份子的合流，最後糾合一四〇〇名士兵在首都實行兵諫，殺害大臣，佔據軍部至四日之久，天皇皇位幾至不保，這纔使「以下剋上」成了風氣，釀出海陸軍全面的侵略，不過在這一階段

變態言，日本整個軍政制度都變了性質，又何止大陸政策呢！

日本大陸政策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這政策變質後所引起的國際禍亂，則至今猶受其害，而所害者，還不止日本一國，我們關心史學似乎對此還值得一加探討，這是我選擇本題目的命意。

註一：巴林親王事件，由川島浪速支那分割策而起，川島與清肅王善普及內蒙古喀喇沁親王巴林約同建滿蒙王國，由日本資助械餉，正議起事，為當時日本首相西園寺所阻，事在一九一二年，見拙著「九一八事變史述」四版，頁二註①參考。

註二：朝陽坡事件即巴布扎布事件又稱鄭家屯事件，日本資助蒙古騎兵首領巴布扎布叛變，希圖滿蒙獨立，為日首相原敬所阻。詳見粟原健著：第一、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註三：林三郎著：皇軍，頁二註⑤及頁六四。又福留繁著：海軍之反省，頁九七至一〇四。

註四：河本大作著：我殺張作霖，見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頁一九四）。

註五：酒井隆武官命濟南日本特務機關，在中日軍隊對峙中間放槍，引起中日軍隊衝突，見朝日新聞編：太平洋戰爭之路，卷一，頁三〇二。

註六：見拙著九一八事變史述，第三章事變之陰謀，頁三一至六七，參考。

註七：田中隆吉因國聯派員調查九一八事變將抵東北，特犧牲日本僧侶製出淞滬戰事，以移轉歐美人士對於東北之視聽，見東京審判田中隆吉供述記錄。

註八：見拙著九一八事變史述，四版，頁二三八至二五二。

註九：見拙著日本侵略華北史述（未刊）第二章第一節，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五期。

註一〇：見拙著日本侵略華北史述，第二章及第四章，傳記文學第十卷第六期。

註一一：同上書，又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五、六各期及第十二卷第五、六各期。

註一二：日本現代史資料⑧日中戰爭，頁五四八至六一四。

註一三：秦郁彥著：日中戰爭史，頁二〇八註四，蘆溝橋中日軍隊衝突時，日本參謀本部有擴大派與不擴大派兩種主張。七月十一日宋哲元與橋本訂立現地停戰協定後，東京已擬中止派兵，牟田口聯隊與中國軍對峙陣營中間，夜間忽聞爆竹聲，雙方誤會，遂起衝突，事後，據田中隆吉所著歷史裁斷一書云：此係日本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少佐所為。

註一四：日本現代史資料⑧頁三五六。

註一五：朝日新聞編：太平洋戰爭之路。

註一六：田中奏章雖無其物（拙著九一八事變史述參考），但其內容則係實在，茲為行文便利起見，仍用其名。

註一七：高宮太平著：軍國太平記，頁二一至二二。

二。

註一八：見東京裁判證件（IPS四九〇）。

註一九：日本現代史資料⑧頁三五七，又頁三六一。

註二〇：稻葉正夫著：昭和戰爭史講座「滿洲事變」頁七四。

註二一：東京裁判證件（IPS一二）。

註二二：見拙著九一八事變史述第三章「事變之陰謀」參考。

註二三：今村均著：皇族與士官頁二〇至二二七。

註二四：一九三二年二月，血盟會份子小沼正等刺殺日本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于東鄉小學。

註二五：一九三二年五月，陸軍士官候補生海軍尉級軍人，到同橋孝三郎等十餘人，白晝刺殺犬養毅首相于官邸。

註二六：一九三三年七月，海軍尉官及愛國工團暨農村改革派團體謀動員三六〇〇人舉行政變，殺害首相及兩黨總裁，事洩被捕。

註二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青年將校十餘人謀糾合士官生徒舉行政變，殺害岡田首相及閣員暨國會議長，事洩被逮。

註二八：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八日，東京近衛師團野中四郎等糾合士兵一千四百人襲擊首相官邸，殺害內大臣、藏相及訓練總監，又重傷侍從長，東京戒嚴，相持三日，始見鎮服。